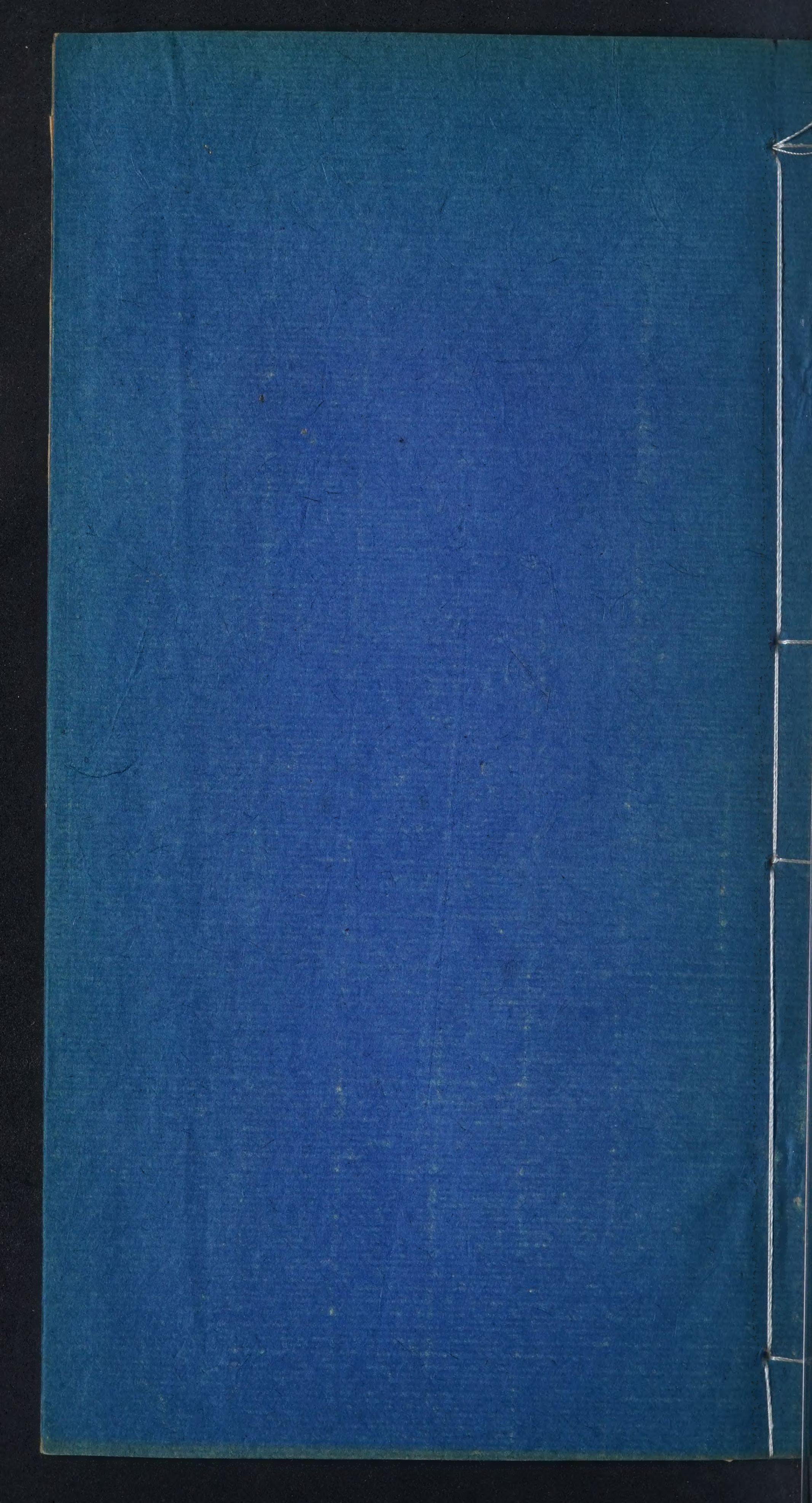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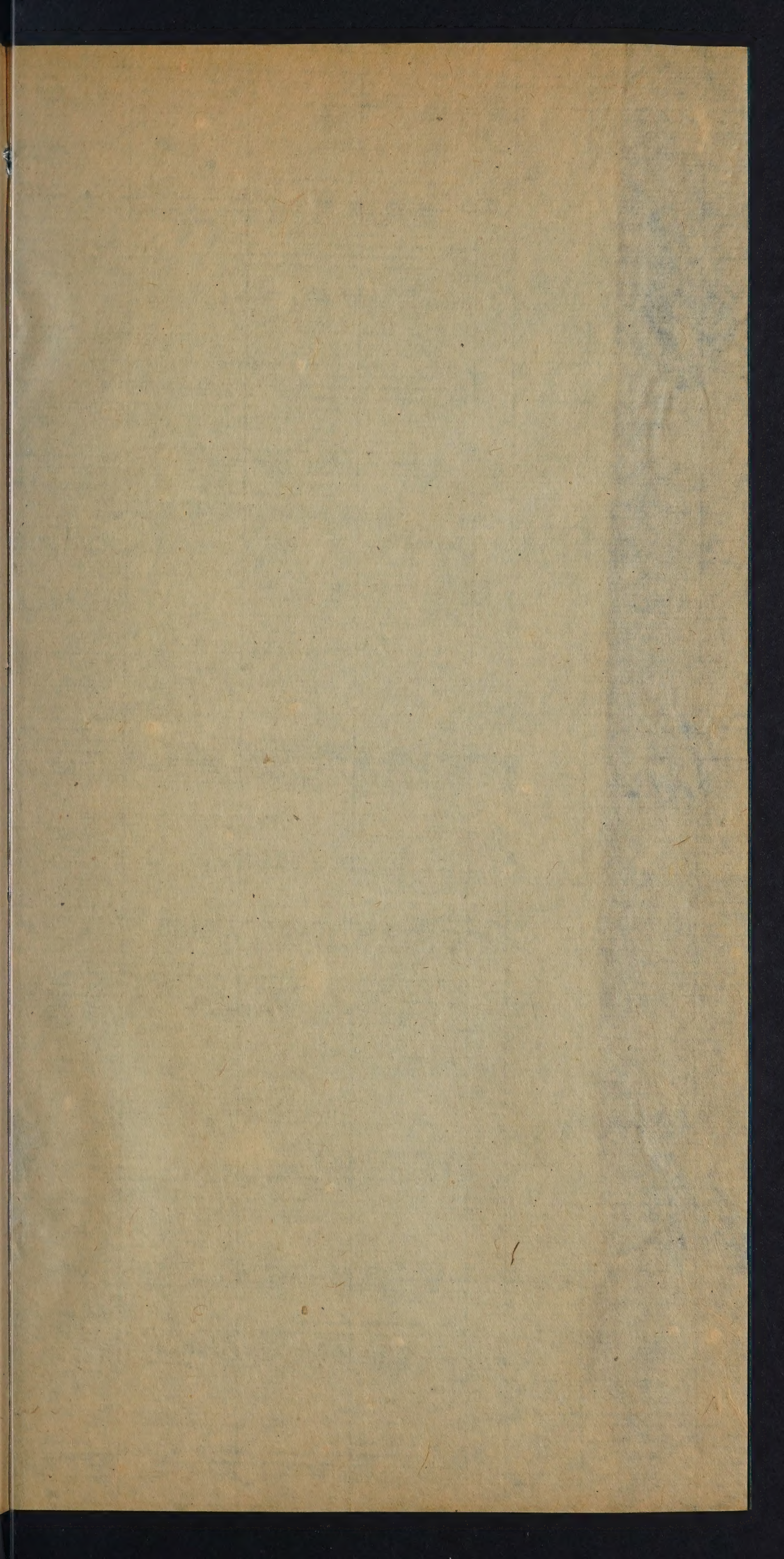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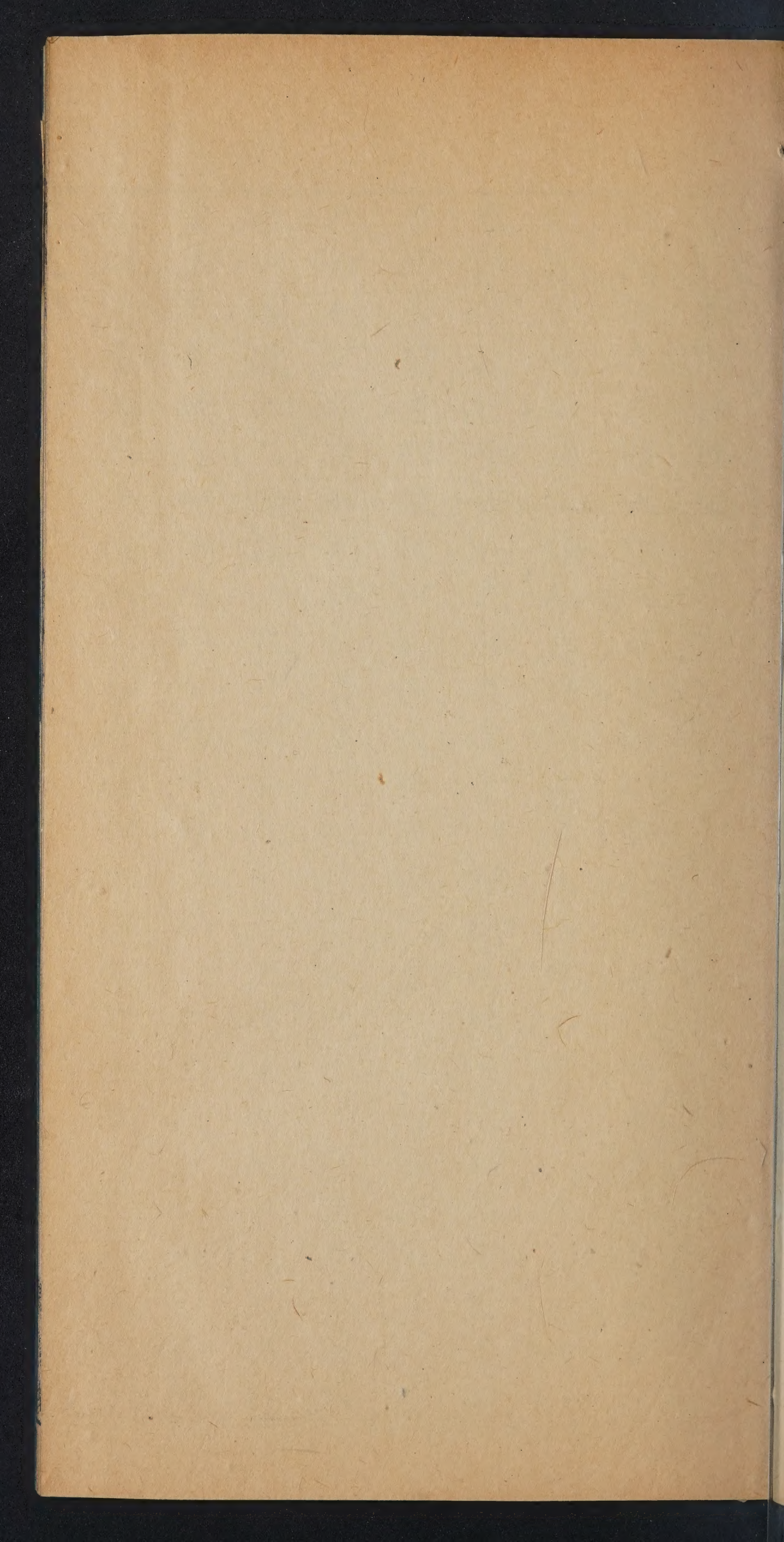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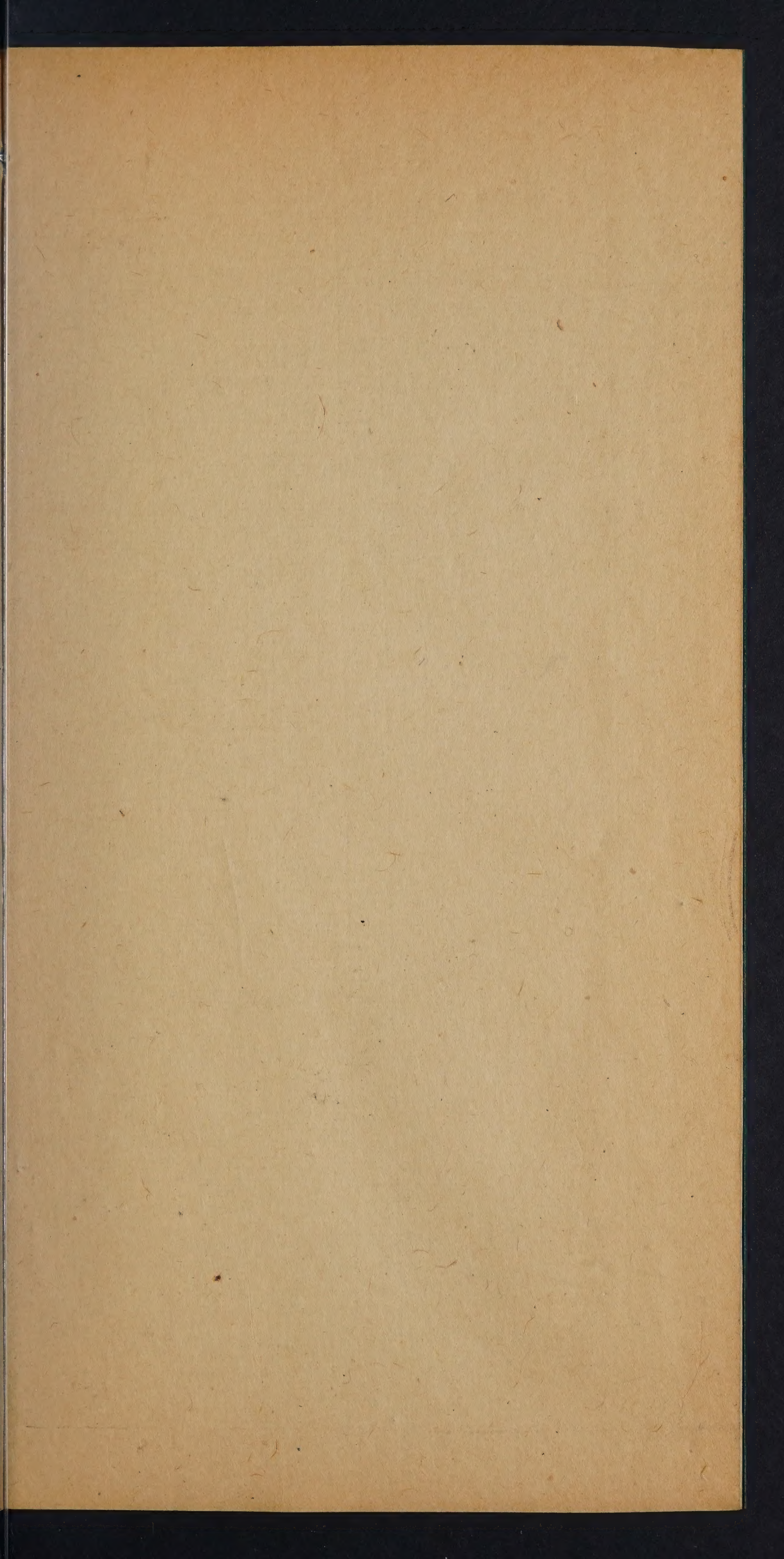










秦觀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頻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父敎其子。兄語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

之大弊。君子所宜矯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黄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伏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趨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因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者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

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齧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行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

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茅坤曰正論可以持世

茅坤曰朝廷事多類於此

秦觀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蠭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於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它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補盜者、弃命不逞、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儥直以免其身。

肰而平估至扵室廬撿括及扵車馬衮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扵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肰而士大夫進用扵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扵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揺扵中公議遂移扵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著力詆其非肰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

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曉節未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剏也。其乙則少子之所剏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剏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顧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

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別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憔悴唯陛下擇焉

鍾惺曰朝廷弊政壞法皆當如此處置司馬若早如此行可免紹聖之禍矣

秦觀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蓋持衡於天下之財。不使之偏聚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稟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哺伏臘冠昏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聚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權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

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漆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歛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豊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

上濬曰當時以爲聚歛者後皆以爲常制矣可勝歎息

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扵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扵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它希風旨放計數無猒之取額外之求益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扵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扵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民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庾以振乏絕扵是公私之財滋向扵平肰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肰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歛散以救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通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

冶鑄桑洪年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年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鍾惺曰。聚斂則偏入公室。兼并則偏入私家。二者有一。則民不堪命矣。桑何聚斂者自聚斂。兼并者復兼并而聚斂者且以廢業濟兼并之欲。而兼并者且以貸償助聚斂之虐。欲求民不貧天下不彫弊。豈可得乎。



秦觀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晁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彊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

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

平叛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繇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陳仁錫曰論亦有理但錯忠於漢也豈可與楊國忠亂唐者同日

而語○

秦觀司馬遷論

班固賛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黄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貧則非閭里至愚極陋者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爾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益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

教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情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絕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言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遊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

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鍾惺曰深得史遷之心。讀古人不可無此眼孔。

陳師道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

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朕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

對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是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治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治以任官府內建六鄉以奠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逺其刑禁正人詧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於朝覲而考於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

方是之時跽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纂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尊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肰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爲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强自桓公始舉賢尚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

鍾惺曰萬論破千古世俗之陋。

侯特屈强於齊衛之閒爾而魯國屢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强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而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繇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爲親尊之弊不亦陋乎秦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爲異說而自智哉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爲二公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變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僭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

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率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由天道也政繫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畊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禦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

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陰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朕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

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逡避而未遑聞釋之之説則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内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拔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督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

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辠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强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黄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語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

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鍾惺曰。學問醇正。議論傳大。蓋儒者也。不當作文士視之。

鍾惺曰文有文態如微風增波動容俱屬天然

陳師道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豊之間眉蘓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大守閒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送者旋目論說偉辨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豊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公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晉之遺

譽順之日詞氣豪宕蓋后山平日苦心苦節有此肰鋒芒太露从歐陽公雖雄壯遒之而渾厚已不及矣

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文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

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庚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痺御駕○侯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貢自此始○

茅坤曰○有波瀾○有關鎖○自是文章能品○

茅坤曰鞅之罪案盡

陳師道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身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太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捺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

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遂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與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己怙終。卒車裂之戮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捨己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居則

孫鑛曰數語得情

售之矣鞅之所以懷居也而市之王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効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哉有所用乎上以擾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立而不忌朝無公怨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怨毀者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

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鍾惺曰鞅之術屠也公殺無以行二語盡鞅伎倆而先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者非真知帝王之道不過先以迂濶之談抹殺其仁義之心而後行其屠之之術便不患人之議其後矣

陳師道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太，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

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於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弃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茅坤曰○不學無術○是其一生受病處○守而不陋○正是不學無術處

鍾惺曰○光愚忠人也○功罪自不相掩○此論甚篤

陳師道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悅其所也古之人行

鍾惺曰周南取小雅守、古所未發

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是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王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

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欲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徒漢而進群盗壯士其學既不足於耶而天下既定固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又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漆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繇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覇是也修之者為道者也故曰

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進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忽其衆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茅坤曰議論是第一義文章是第一派

陳師道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象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羆之謂矣

鍾惺曰感君子困於小人也讀之憮然

宋文歸卷十二終

